

林语堂

著

京华烟云

下

林语堂首部小说。仿《红楼梦》以英文写就。1939 年在美国出版后短短半年内行销 5 万多册。1975 年，林语堂凭借《京华烟云》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岳麓書社

京华烟云

下

林语堂

著



岳麓書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华烟云/林语堂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4. 6

ISBN 978-7-80761-836-2

I. ①京...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7108 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出版权由中华版权代理中心授予。

JINGHUA YANYUN

京华烟云

作 者:林语堂

译 者:张振玉

责任编辑:曾 倩 蒋 浩 彭天仪 龚 昊 李 维

封面设计:山和水工作室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直销电话:0731—88804152 88885616

邮编:410006

岳麓书社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岳麓书社天猫网:http://lzfts.tmall.com

2014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630×940 1/16

印张:43.5

字数:550 千字

印数:1—8 000

ISBN 978-7-80761-836-2/I · 1163

定价:49.00 元

承印: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目 录

著者序 林语堂	1
关于《京华烟云》 林如斯	2

上卷 道家女儿

第一章 后花园富翁埋珠宝 北京城百姓避兵灾	3
第二章 遇乱兵骨肉失散 贴告白沿路寻人	16
第三章 曾大人途中救命 姚小姐绝处逢生	28
第四章 沐恩光木兰入私塾 探亲戚曼娘交新朋	43
第五章 母溺爱长子成顽劣 父贤达淑女富才情	60
第六章 长舌妇恃恩行无状 贫家女倾慕富家郎	68
第七章 平亚染疾良医束手 曼娘探病曾府栖身	78
第八章 病榻前情深肠空断 绝望中徒祈幻成真	97
第九章 拜天地孤独不成偶 入洞房凄凉又辛酸	108
第十章 马祖婆呼风唤雨 牛大人作势装腔	122
第十一章 训纨绔姚思安教子 食粘粽曾平亚丧生	130
第十二章 北京城人间福地 富贵家神仙生活	138
第十三章 乐郊游喜姚孔相遇 谈教育倡男女求学	147
第十四章 为饯行曼娘设宴 苦离别银屏伤怀	164

第十五章	沐书香寒门出才俊 别美婢纨绔痛出洋	179
第十六章	遇风雨富商庇寒士 开蟹宴姚府庆中秋	189
第十七章	听命运木兰订婚 逃圈套银屏出走	207
第十八章	离香港体仁回北京 隐陋巷银屏迎故主	216
第十九章	公子哥儿话时尚 莫愁妹子展辩才	226
第二十章	终身有托莫愁订婚 亲子被夺银屏自缢	237
第二十一章	木兰出嫁妆奁堆珠宝 素云吃醋唇舌逞毒锋	259

中卷 庭园悲剧

第二十二章	施干才姚木兰管家主事 遭恶报牛财神治罪抄家	281
第二十三章	牛家失势捉襟见肘 曾府燕居适性娱情	295
第二十四章	体仁向善华妓从商 木兰生子暗香遇救	310
第二十五章	遭子丧富商购王府 慕兄势劣妇交媚优	319
第二十六章	迁新邸姚家开盛宴 试对联才女夺魁元	331
第二十七章	红玉阿非纯情挚爱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352
第二十八章	娼妓做夫人煞有介事 劣妇追时尚得意忘形	362
第二十九章	赏奇士莫愁嫁立夫 怀骨肉陈妈寻爱子	375
第三十章	贪利追欢素云甘堕落 因情应势木兰议从商	386
第三十一章	老多病遗臣却聘归隐 少年游才俊临水登山	399
第三十二章	北京城新学旧派人文荟萃 静宜园淑媛硕彦头角峥嵘	416
第三十三章	论中西辜老发奇论 悟签文玉女溺荷池	431
第三十四章	利欲熏心王府探宝 职责已尽四海云游	453

下卷 秋季歌声

第三十五章	堕落无耻素云遭休弃 钻营有术怀瑜又高升	469
第三十六章	挥笔为文孔立夫结怨 爱国游行青少年遭殃	489
第三十七章	姚木兰痛悼爱女 孔立夫横遭拘囚	508
第三十八章	审案件法官发迂论 入虎穴木兰救立夫	523
第三十九章	素云伴舞银屏得祭 姚老归来木兰南迁	543
第四十章	老实人偏拈花惹草 贤父女知釜底抽薪	565
第四十一章	疯狂掠夺日本走私 病榻缠绵木兰探父	588
第四十二章	制毒牟利牛素云被捕 伤时忧国姚思安遗言	601
第四十三章	报国洗前愆香消玉殒 除奸生差误李代桃僵	616
第四十四章	日寇屠杀曼娘自缢 京华沦陷经亚南逃	635
第四十五章	追随政府携稚小木兰入蜀 全民抗战汇洪流国力西迁	647

第二十六章

迁新邸姚家开盛宴 试对联才女夺魁元

次年春天，姚家迁入了新居。因为原住的房子还没有认真想办法处理，冯舅爷说他和他一家人先住着。那时候儿，女儿红玉之外，他只有两个儿子，房子他住着实在太太。因为不想分租，就请立夫一家人来同住。搬来住当然不要付房租，他们在四川会馆住的时候儿也是不付房租的。这样请立夫的母亲来住，不像是施恩惠于她，反倒像请求她赏光。因为姚先生不肯把房子租给生人，难道她和儿子女儿不来帮着看守房子吗？冯舅爷去说：他常常到南方去做生意，他太太住那么大房子，心里怕，立夫若去，就有了个大帮手。这么说，孔太太和立夫才答应搬去住。

姚家是在三月二十五那天迁入了新住宅。那栋大花园住宅若再叫旧名字，当然不适宜，姚先生起了个新名字，叫静宜园。木兰原本起了几个一个字的名字，如“和园”、“幽园”、“朴园”。都是缘用过去名园的名字，用一个字以代表一个整套的哲学。但是父亲认为他自己起的名字较为适宜，既不夸张，也不徒富诗意而失真实，致有矫揉造作的毛病，如“半亩园”便是。而且“宜”字是一个好字，表示与身份相当的意思，并且也表示顺乎自己的本性格格之意。起名字表示家居之安适，而不在诗意的隐遁。他这种想法，让两姐妹心悦诚服。姚先生于是自称“静宜园主”。他请人刻了个“静宜园主”的印，又刻了一个印，上面是“桃云小憩闲人”，在不太正式而更为诗意的时候儿用。不过，北京的老住户，仍然叫那王府为“王府花园儿”。

四月十五，姚先生大宴亲友，庆贺乔迁。木兰对荪亚说：

“不知道莺莺会不会来。我想看看她。”

“她当然会来。你想那类女人还怕我们这种正式人家的妇女吗？”

木兰又转向暗香说：“我希望你也去。你会不相信，但是我告诉你，花园儿里有一栋房子叫暗香斋，和你的名字一样。你说怪不怪？”

暗香显着有点儿吃惊。她现在觉得给木兰做事非常快乐，不过有些以前的回忆现在还没有消失。有时候儿，人家突然说句话，她的身体会颤抖，那是由于担心自己做错了事。若是她偶尔空闲一下儿，赶巧木兰来了，她就会立刻拿起点儿东西来，装做忙着做事。木兰不喜欢那种样子。告诉她空闲着没有什么不对，不要怕自己空闲，但是她会呈现吃惊状，抬头望着，直到看见木兰微笑，她才会镇静下去。她看得出锦儿和木兰说话时从容自若的样子，但是她却难以模仿。

刚才木兰告诉她“暗香斋”的事，她听了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王爷的书房会叫‘暗香斋’。”

木兰说：“这并不是个普通的名字。这两个字是来自一首梅花诗。那个书斋正对着一个梅园，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字吧？”

“我想暗香这个暗不是个好字，我没听见别的女孩子叫过。我觉得这是‘坏运气’的意思，别人给我起这个名字是故意咒我的。”

木兰大笑，荪亚说：“这是个上等漂亮的名字。”

说也奇怪，暗香对自己名字的优越感，居然引起她看法的改变。她不再以为自己老是佩戴着一个耻辱的标志，并且她的命永远笼罩在阴历月末那荫蔽的月光之下，她再不那么想了。

木兰和荪亚准备好要去参加宴会，先到母亲屋里去看看，见曼娘的母亲虽然已经穿好衣裳，但仍然坚持要留在家里看家。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桂姐因为小产之后，身体不好，不能去。凤凰正给曾太太梳头，素云和曼娘在屋里坐着，就要出发。这时曾太太低着头问了一声：“谁在家里看家呢？香薇只能在屋里陪着桂姐呀。”

凤凰说：“您若让我看家，我就在家吧。”

素云说：“让孙伯母看家吧。”

别人若说这种话，或这话不是这么个说法，当然可以当是粗心大意。可是素云以前就说过曼娘她母亲的坏话，其中有一次说她无家可归。一而再，再而三，这次曼娘再按捺不住怒气。

她追问说：“别人都去，为什么偏我妈不看家不可？谁应当去，谁不应当去，应当由太太决定才是。”

正在这个骨节儿，曼娘的母亲走进了屋来，曼娘站起身来说：“妈，咱们没接到请帖，干什么也穿好衣裳要去呢？”

曼娘的母亲没说话，当时吓呆了。曾太太见曼娘突然发了脾气，

也感到吃惊，赶紧说：“您千万别错想。我是问谁在家陪着桂姐，也同时看着家。凤凰说她愿意。后来素云出主意说要您在家，我想她心里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是她不应当多嘴。素云，我想你应当向孙伯母赔个礼才是。”

素云又要说话，曼娘的母亲说：“太太，我在您这儿是个客位，从来没抱怨过什么，因为您和表兄一直待我和曼娘非常之好。我们是穷人，我女儿也不能跟您的二儿媳、三儿媳相比。不过，虽然我是在您府上做客，我可不是无家可归。因为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才和她住在一块儿。”

曾太太说：“谁说您无家可归呢？”

曼娘怒冲冲地说：“当然有人说过，还说我不应当收养个义子。人家若愿收养一百个儿子，也可以，只要自己高兴。收养的儿子就不是儿子吗？你难道要叫寡妇生儿子吗？”

这时候儿，木兰和荪亚走进屋来，正听见曼娘连珠炮般向对方指责的话，听来又觉得好笑。

曾太太问：“什么人会说这种话？”

曼娘说：“一定有人说过，不然，我和我妈也不会听见。”素云说：“我从来就没说孙伯母无家可归，倘若我说有人无家可归，也不一定就是指的她。我才没有工夫想谁有家谁没有家呢。”

曾太太说：“孙太太，您要原谅我们，若是我二儿媳对您说过什么失礼的话，我替她向您道歉。至于素云你，今天我亲自听见你说了。即使你不是心有所指，你那么说算对吗？”

素云说：“留在家里不去又有什么稀奇？我愿在家看家。”

曾太太说：“不要。凤凰在家好了。你一定要去，这是我的命令。亲家母，不要听孩子们乱吵。您若不肯去，我可也不去。”

木兰已经听清楚是怎么回事，并且看见曼娘已经快流出眼泪来。她也很恼素云，但是知道自己今天是主人，不能搅散这次宴会。所以勉强抑制着说：

“妈，您若准我做主人的说几句话，那我是一定要请孙伯母去的。孙伯母，您必须赏我这个面子。您不去，那我会认为您不承认我是曼娘的最好的朋友。再者，今天宴会上都是至亲好友。第一，您是祖母的侄女儿；第二，您是父亲的表妹；第三，您是我的伯母。您若不到，

我们宴会上的客人就不齐全了。”

经亚刚刚进来，正好听见木兰说话，摸不清楚说的是怎么回事。曾先生在另一间屋里都听到了，因为是女人之间的争论，当然由太太去管。现在他儿子也到了，桂姐正躺在床上，让他去调解，使大家平息下来。

他进去说：“经亚、荪亚，妯娌之间有点儿争吵是家里难免的。做丈夫的，应当压制她们。不然，妯娌之间的争吵会变成兄弟之间的争吵，那就是一家要破败了。我不许你们谁再提这件事。”接着转过去向孙太太说：“别听孩子们乱说。今天天气这么好，别把这些放在心上。”

结果是凤凰和香薇在家陪着桂姐，因为有孩子，锦儿和暗香跟着去。

出门儿之前，素云向她丈夫说：“你站在一旁看着你太太受人欺负，一句话也不说。你听见木兰那张利嘴了吧。”

经亚反驳她说：“为什么你自己不开口？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想说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呀。”

“跟这种乡下的蠢婆娘吵架，真是背运！”

“你又乱说，叫人听见怎么办？”

“她本来就是乡下的蠢婆娘……好吧，你帮着你的亲戚说话。我只好向着我自己。今天若不是为了莺莺，我才不去呢。”

经亚说：“咱们得顾点儿面子，守点儿规矩才好。”

曾府一行来到姚家新宅邸，大概是十一点半，因为在家吵嘴，到得稍迟。阿非和红玉正在花园大门前等着，因为红玉随同父母到得早，为的是帮忙招待客人。阿非现在已经十六岁，穿着西服，看来很英俊。因为家庭环境幸福，深受父母姐妹的疼爱，所以活泼可喜，态度大方，不过，也是像别的孩子一样，总是静不下来。红玉就烦他这一方面，因为她厌恶乱吵乱闹，但是，纵然如此，她和阿非在一起，总是觉得快乐。虽然她比阿非小一岁，但是智慧比他开得早。所以对青梅竹马的朋友，已经怀有一份痴情。她虽然觉得阿非太孩子气，但并不因此对他的痴情而稍减。

那天姚家让客人由后门进入，而不由向南开的大门，这是木兰的

主意。因为那些正厅都聚集在前门一带，渐渐向北伸展，有人造的小溪和池塘迤逦蜿蜒，穿过走廊、小桥、亭台，而进入一个广大的果园。虽然有几个入口，可是由靠西北的门看，可以直接看见桃园的景色，可以看见一畦一畦的白菜，一个水井，房屋的顶脊则隐藏在树木之后，朱红的阳台和绚丽的梁椽，在绿荫之间隐约可见。从后门进去之后，犹如进入了农家，纤徐进入，渐至南边的建筑。西北边的门由木兰改称为“桃云小憩”，因为在春天，园中桃花盛放，红艳如云霞。

大家走得很慢，因为每个人都随在老祖母后面，老祖母由石竹和雪花搀扶着走。老祖母，现在真是很老了，因为驼背，人也渐渐显得矮小，但是虽然是老迈之年，步态却没减慢。大家不用忙，因为桃花正在盛开，而且桃树种类很多，有野桃树、青桃树、蜜桃树。其中还有些别的果木树，如梅、杏、山里红，都已经长出了绿苞。

老祖母说：“今年春天来得早。平常桃树开花儿是在三月下旬。现在我知道这个地方儿为什么叫‘桃云小憩’了。”

曼娘说：“我原以为云彩像桃红，但现在才知道桃花是红若云霞了。”

穿过了桃园，她们进入了“友耕亭”。友耕亭是个八角形的建筑，坐落在那条蜿蜒的小溪的末端，由此顺着小溪的一个长廊，通到南边的房子。亭子下面停着一条小舟。在老祖母悠闲地慢步而行时，曾先生曾太太和那些年轻人在后面走走停停，看走廊一边墙上的灰石嵌板，上面刻的是《红楼梦》大观园二十四景。再往前几十步，便是一个朱红栏杆的木桥，那座桥仿佛是把全桃园的大结构做一个收束。立在桥上，看见那条小溪汇而为池，在南端大约四十尺宽。池畔有一水榭，上面有露台，台上座位环绕周围，水榭的基础一部分在陆地，一部分伸入水中，上面有一木匾，匾上刻有三个石绿颜色的字，是“洄水榭”。几个女用人正在水榭上忙着做事，姚先生正在上面坐着，等着接待客人。水榭的左右，树木掩映，翠荫如盖，走廊在树荫中时隐时现，一直通到水榭。

木兰的父亲由水榭下来，走到长廊的中间去欢迎来客，大家随同他走上水榭去。这个水榭当初设计就是要面对池塘小桥，远望一片田园景色，正好夏天作为宴饮雅集之所。在南边木隔的房间里，镶嵌着四片一丈高的大理石板，上面刻的是明朝董其昌的字。里面有几张镶

嵌花纹的乌木桌子，上面摆着形状正方上端向外开敞的景泰蓝茶壶茶碗，这种质料图形显得古雅而豪华。罗东的儿子，已经离开原来的主人，同她妻子青霞到姚家来做事。现在他正由几个女仆帮着，在水榭里照顾客人的茶水。因为珊瑚和莫愁正在里面指挥仆人做事，这时没在水榭里。

木兰的母亲走上前来，老祖母向她道乔迁之喜。姚太太的白头发和整个的外貌，显示出来她已经是一个神经衰弱的女人，有大福气也无法享受了。老祖母需要歇息，年轻人散开，坐在凉台的座位上。

阿非喊道：“看荷叶动呢！下面一定有鱼过。”

荷叶浮在水面上，正像浅绿色的群月浮在深绿的天空，但由于树叶浓密，颜色更深暗了。这时在绿叶的周围有小水泡冒上来。靠近岸边漂浮的绿藻，使水显得浅绿而微黄，池子中央蓝天的倒影和水色相混，成为宝石蓝的颜色。

莫愁现在出来向客人行礼问候。老祖母说：“过来！我老没看见你了。已经长了这么高！”莫愁静静地走过去，祖母攥住她的手，拉她坐在怀里，莫愁自然遵命坐下，但不敢把身体的重量完全放在老太太身上。因为她现在已经二十几岁，完全成长了，这样儿她觉得很难为情。她那雪白丰满的手从相当短的袖子里伸出来，就好像生来是为抱婴儿或拿针绣花儿的，或拿盘子拿锅的，有少女不可以言喻的成熟之美，正适于做妻子做母亲了。

老祖母伸出有皱纹的手指头，捏莫愁的脸蛋儿，她说：

“这么个漂亮孩子！可惜我儿子少给我生个孙子，不然一定要你做我的孙子媳妇儿。”每个人都笑起来，莫愁简直快要羞死了。

曼娘说：“桂姐若是在这儿，她一定说老祖宗太贪心。说老祖宗要了姚家的一个女儿，还不满意！”

老祖母回答说：“俗语不是说人越老越贪吗？你们可是要相信我这两只老眼！手长得这么好的小姐，谁家娶了谁家走运。”

因为莫愁不能老是费力假装着坐在老祖母的怀里，她现在站了起来。

曾太太想恭维姚太太，于是说：“祖母的话说得并不过分。有一个年轻能干的儿媳妇像兰儿，从我手里把家里的事情接过去，我已经谢天谢地了。从现在起，家里的事情就都交在他们年轻人的手里。我

有这个福气，应当谢谢我这位儿媳妇的父母才是。”

木兰的母亲说：“兰儿若知道孝顺公婆，我就满意了。但求公婆对她要多加管教，可别宠着她。”

木兰说：“我想咱们应当用桃云小憩作为经常出入的门才好。”这引起了姐妹之间一场争辩。

莫愁说：“不行！那么人要走一百多码才到客厅。下雨天，又有泥，太不方便。”

木兰说：“不是有一条砖路吗？天若下雨，不更有雨中佳趣吗？在门房儿可以经常放几件蓑衣。妈妈若是要走南边的旁门儿，也还可以开着呀。”

莫愁说：“我知道你要把渔翁的蓑衣披在你的丝绸旗袍儿上，你喜爱那个样子。那虽然也美，但是有点儿怪。”

木兰说：“我不在乎。那有什么关系？”

荪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她是妙想天开呢。”

阿非说：“这问题就在于你是要始于豪华而止于淳朴，或是要始于淳朴而止于豪华了。”

莫愁说：“说得不错。我很懂二姐的意思。她的意思是我们应当掩藏豪华于无形，而以淳朴自然为本相。但是我想以豪华为表，却以淳朴自然为里，岂不更好？你若让人由后门出后门入，幽静就破坏无余了。”

长辈听着年轻人辩论。姚先生认为，在这一件事上，莫愁比木兰更为深沉。

但是木兰继续说：“我还看不出有什么不好。由后面往里走究竟还好，可以由远处看见房子，渐走渐近。因为咱们地方广阔，就应当享受这种广阔。不要像贫穷人家，一进了大门，再一迈步就走进了客厅。再者，你若不利用这种空旷，就会一直忽略，把它弃而不用了。”

这时，荪亚喊说：“看！他们来了！”大家往桥那边看，看见立夫和他母亲，和妹妹，从长廊上走来。阿非飞跑去迎接。环儿现在十八岁，衣裳穿得像当时的女学生一样，穿着一件红紫色的短夹大衣，紧扣在腰以下，黑长裤，高跟鞋。立夫挽着母亲的胳膊，母子之间有一种相依为命的亲爱，在曾家，在姚家，都是看不到的。

立夫穿着灰蓝哔叽大褂儿。他立刻上前向老祖母和其他长辈行礼

问好，然后过来和荪亚、木兰说话。他看见了一件事实，几乎都无法相信。那就是眼前有一位少妇，自从生了孩子之后，却丝毫没有丧失青春的美丽，肉皮儿还是那么细嫩，眼角还是依旧丰盈光润，仿佛生理上从未发生什么变化，那就是木兰。立夫走进之后，莫愁微微一笑就走开了。那时新式的未婚夫妇见面，因为对新社会的风俗还没有习惯，仍然感到局促不安。莫愁并不是天性害羞，而且一向大方，立夫到她家早已感到自然，但是在此大庭广众之间，她还是愿意保持一点儿矜持含蓄。

木兰对立夫说：“我们刚才正讨论进来走哪个门好。你觉得走哪个门，南边儿的正门，还是你刚才进来的后门儿？”

立夫问：“谁和谁辩论？”

木兰说：“妹妹和我。”

荪亚插嘴说：“不要告诉他谁赞成走哪个门！”

立夫说：“噢，我知道。木兰你认为走桃云小憩好，她认为走南边儿正门好。”

阿非喊道：“妙哇！”

荪亚问：“你以为如何？”

立夫回答说：“下雨天，我走前门。晴天，走桃云小憩。”

这时红玉大笑，觉得立夫真了不起，阿非要开木兰的玩笑，于是说：“难道晴天的时候儿没有人走前门，下雨天就没有人走后门儿吗？”

立夫抗议说：“怎么回事儿？我是来接受你们考试的吗？当然没有那样的疯子。”

木兰说：“阿弥陀佛！”

阿非说：“你说二姐喜爱走后门儿吧？”

“我是说她不论晴雨，都喜爱走后门儿，并不是说只在雨天才喜爱走后门儿啊。”

木兰心满意足，面露微笑，而莫愁则颇以立夫的聪明而自得。

设计精巧的花园，一定有一连串隐秘之处，出乎人的意料，使人感到惊奇。每一转折，都费人疑猜，每一个门，都引人入胜。在大家从一个门穿过之后，忽然发现站的地方分隔南北各半，南边名为“蜃

楼”，供演戏之用，台子下是一片平地，用以防伶人跌落水中，小溪在西面围绕，在戏台前面东西向蜿蜒流过，有四十尺远近。

木兰把暗香拉近她身边，指向池塘对面一个厅堂说：“那就是‘暗香斋’。”

暗香把小孩子放在地上立着，自己立在那儿看那栋房子，简直无法相信。甚至在大家离开之后，她还立在那儿纹丝儿不动。呆呆的站着，穿过一个花格子的门，在春日的阳光中，望着一带梅林。

木兰最后很温和地叫她：“来吧。咱们以后再去。”

暗香咬着嘴唇，抱起孩子跟过去。走近北边儿，她们看见红玉单独在那儿站着，正向远处瞭望，望得那么出神，竟会没有理会她们。木兰忽然想到，红玉已然是十五岁的大女孩子了。在远处，阿非和丽莲正在桥那边亭子里说话。

木兰问：“他们在那儿干什么呢？”

红玉回答说：“他说他去等牛怀瑜。走吧。咱们跟别人走吧。”

他们在铺砌的小径上走去，旁边是丛生的矮树。穿过假山中一条崎岖蜿蜒的小径之后，他们到了“自省堂”。这是一栋相当宽大的住房，由花格子隔扇分为若干小间，隔扇上糊着青绿色的纱，每一小间仿佛壁橱形状，称为“碧纱橱”，既像特别加大的床，又像个缩小的一间屋子，由木格子窗子所隐藏，为绿纱所掩映，冬暖而夏凉，墙上装有橱子，可以放矮几茶具、香炉、水烟袋等物。在所有这些房屋之中，这一栋坐落最靠后，最接近花园的后面。由里往外向南看，正面对一片池塘，但是为山石树木所遮蔽，似乎与全部住宅隔断而远离人境。南边是一条石头子儿所铺的小路，由一段白墙阻断，墙上有一个像古钱状的圆窗子，由弯曲的陶瓦所砌成，分成若干窗格，穿过窗格往外望，只能看到外面的果树山石的断片而已。东西墙上有一个胆瓶状的侧门儿，通到另外的庭院。这时姚先生说他们最好往南走，到暗香斋去。

他们走上一段大石头台阶，到了一个小丘的顶上，在上面稍平的地方，立着一段化石树皮，有十二尺高，旁边有一棵松树，枝柯俯下伸展，仿佛伸向山石小树以外的水塘一样。房子相距甚近，因此立在这里只望见弧形的屋脊，但是往西，可以看见楼状的戏台，在池塘上伸出。附近石头上刻着“夕照”，在此可以看落日。他们正在看，一只

鲜绿的翠鸟由一棵树里飞出来，在池塘上一掠而去，引动水面上涟漪荡漾，搅碎了水中一片碧蓝的天空。

他们由高处往下走，往西转，进入一条走廊，这段走廊犹如一座小桥，因为下面小溪通过，折向南去。这条狭窄的走廊上，安着各种颜色的玻璃窗，面向池塘，走廊通到一个宽广的大厅，大厅之外，也有一条带窗的走廊，有三十尺长，正对着戏台，显然充当坐位，供王爷和家人在此看戏之用。砖墙只有下面两尺高，窗子可以在看戏时拆下来。戏台伸入水中的那一部分，被垂下的树枝所遮蔽，台的基地是巉岩的石头，所以戏台就犹如自水上浮起的空中楼阁，因此戏台的匾上写的是“蜃楼”，这两个字，从大厅的走廊上可以望见。一段短短的石头台阶，往下伸入水中。这片景色中唯一破坏此地风光之美而令人觉得俗气的，是在戏台正前面水池之中浮起的一个仙童的泥像，仙童手中举着一个立轴，上面写着“吉祥如意”四个字。

曾先生说：“这个地方设计得颇具匠心。听管弦之声自水面而来，越发可喜。”

这时木兰听见水对面传来的笑声，笑声之中竟有微波荡漾之音。戏台的西面，一条船的前端渐渐出现，随后就看见阿非和丽莲的红绿身形，他俩正把船划近前来。水的碧绿光彩照在他们的脸上。丽莲笑得好开心。

祖母喊道：“多么叫人高兴呀！”

姚太太说：“这园子里有水，孩子们玩儿水，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向他们喊说：“小心点儿！”

阿非喊说：“没关系。船是新修好的。”

木兰叫道：“我以为你们还等牛家呢。”

阿非回答说：“他们还没来。他们来的时候儿，我让他们坐船到前面去。”

他已经把船划到走廊边儿上，红玉很焦急，向他喊道：“二哥，你要小心点儿。”

阿非微笑回答说：“我知道。”

丽莲说：“你们不知道，在水上看是大不相同，你们在岸上的人好像在高楼上一样。”

姚先生说：“快回去等客人。若没有大人，你们不许自己上船。”

这个池塘很深呢。”

这个宽大的走廊上和大厅里，都摆上了桌子和座位。这个地方可供演戏前或演戏时大开筵席之用。

姚先生说：“咱们若在这儿等牛家，他们一到戏台这儿，就可以看见。不然，他们还不容易找咱们。”

于是大家分在各桌子落座。姚先生很高兴，转身对年轻人说：“我考考你们。你们都看见眼前的景色了。小溪在西边绕着这片陆地，这一带山坡也在这边绕着这条小溪。看看谁能对上下面我出的这个上联儿：

‘曲水抱山山抱水。’”

这一句很难对，因为必须有三个字重复，还要适合眼前的景物，必须对仗工整。最年轻的一代，爱莲和丽莲自然没有对上的机会，因为她们上的是教会学校。甚至阿非也没有学过对对子。对对子是学作诗的基本训练，必须开始得很早。阿非和丽莲在外面，还没进来，这时只有立夫和姚家姐妹，还有曾家兄弟，只有这几个人比赛。

立夫先对。他说：

“池鱼穿影影穿鱼。”

木兰说：“立夫贪嘴。”

“怎见得？”

“你用‘穿’字儿，所以你是要用绳索把鱼穿回去做着吃啊。”

珊瑚说：“那是你自己贪吃。谁想到吃鱼了呢？”

大家都想了想。莫愁说：“你未尝不可把穿字儿改成潜字儿。成为：‘池鱼潜影影潜鱼。’”

木兰喊声：“好！这是你的‘一字师’了。不过你也大可以说：‘池鱼潜树树潜鱼。’”

珊瑚说：“这又是二字师了。”珊瑚总是跟立夫开玩笑。

莫愁说：“那不行。”

木兰回答说：“不对吗？若是池鱼潜伏在树影里，不真像是潜藏在树上一样吗？”

莫愁说：“你总是妙想天开，爱用危险的譬喻。”

木兰现在说出她的对子来：

“鸟歌鸣树树鸣歌。”